

佛坪
支教

根

□陆本林

椒溪河上又建好了一座桥——椒溪河中桥,这大大方便了下游河西的居民到上游河东的佛坪菜场买菜,我们上班的路程也缩短了一些,通过这座桥沿着河东的路走去上班还可以看到不少不同的风景。

来佛坪的前两个月,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雨,县城两侧的山坡滚落了不少石块,新建桥头上游20多米处,通向山民家的路旁也有很大一块塌方,石头滚落泥沙俱下,不少长在山坡上的树和竹子露出了经年的根须。有的根须完全裸露,长长的,已经接触不到泥土但依然垂直向下,一定在想早点回到泥土之中。有的树和竹大部分根已经露出来,但依然挺立,用它剩下的强有力的根须牢牢抓着石缝,因为它知道只要一松懈,更多的泥沙石块会滚落而下,路过的车、走过的人就会有危险。有的露出了部分根,缠绵地抱着身旁的石头又钻入泥土之中;还有的只露出了一点点根,可以想象它们一定在山坡上的石缝间快乐穿行。经过这一片根须裸露的山脚,我每天都暗暗惊叹树的伟大、自然的神奇,一片又一片竹子、一棵又一棵大树用他们那坚韧的根须牢牢地拥抱巨石、搂紧泥沙,像母亲搂护着孩子、像巨神守护着人类。

就在椒溪河中桥的下游不远处,之前雨季山体塌了很大一片,严重阻碍交通,看起来山体也随时会有巨石滚下,非常危险,一处护坡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。工人们先把山体表面的松动石头去除,把山体慢慢挖去部分,用石块砌成了一个近似斜面,高高的脚手架目测有十层楼高,斜着静静地依靠着山体斜面上。轰隆隆的钻孔声、噼里啪啦的敲击声此起彼伏。尽管用了喷水防尘,但工人们还是置身沙尘之中若隐若现,他们在用机械向山石深处钻孔,然后向空里打入两米长的粗钢筋,露出的钢筋再连起来进行混凝土浇筑,形成格子状,我猜想格子间会再填些石块形成牢固的墙体。周末有一天从工地对面的河边走过,一幕画面跃入眼帘让我久久不能平静,七八个工人在作业面上排成一竖列,自下而上传递着什么。过了桥,站在工地围栏外,我这才看清楚,他们是在徒手传递着那要打入山体的粗钢筋,马路边高山旁施工,也没有塔吊,打入山体需要很多又粗又长的钢筋,全是靠人工手把手依次向上传递。传递完毕他们手扶脚手架钢管、脚踩脚手架圆管一步一步挪移分散开来走向不同的工作断面。我这才发现,他们传递过程中也是踩在圆管上,竟然没有一点防护,举起那沉重的钢筋一点一点向上移。如果是我上去一定会恐高,如果是你上去,那钢筋也一定难以上举,更别说向上平移。想着刚才他们传递钢筋的画面,我的背脊不由冒出一阵冷汗,内心无比震撼,这是拿生命在护坡、拿生命在保护佛坪人民的安全。

一根又一根钢筋打入山体,像山石下盘根错节的根须,紧紧地搂着山体,外面加上一道混凝土护墙,紧紧包裹住泥沙,山石不再滚落,山脚下的路就安全了。

生活在大山里的人们出行是多么的不容易,护坡工的工作更不容易,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们,哪里有塌方哪里就有作业,他们用根的精神,用根的信念扎根山区,扎进人们的心里,那是生命的守护、是根的颂歌。

支教的我们能为山区做些什么呢?静下心来想一想,在这几日的日子,引领佛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每一天,引领他们立志长大后反哺佛坪,应该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了。



紫琅夕照

吴有涛

草原作证战友情

□王学志

踏上沪始北往的列车,直奔内蒙包头。这是我们五个南通老兵,借原二十七军高炮团七连、八连战友“草原风情”聚会之机,去那里探望内蒙战友。

分别多年的包头战友,是四十多年老战友心中的牵挂、思念,也是人生的未了情……

2021年7月20日下午2点多,当我们踏上列车的那一刻,就心随车动,思绪万千,浮现在眼前那一幕幕、断断续续的从军记忆,在回放中激动,飞向遥远的远方。

27军,军史辉煌,如今番号已经不在,但作为当年27军的一兵,为国从军,军营里的那些事儿,仍记忆犹新。

九纵、入朝作战、王牌军,曾在无锡、张家口、石家庄等地驻防过,碎片化的军史记忆,对于我们这批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兵来说,真的了解不多,但我们入伍到石家庄后,大车行、杜北、陈庄、军农场旁边自己造的营房,还有训练场上的五七、三七炮等,一丁一卯,一幕一幕,谁都忘不了……

窝窝头、小米饭和馒头米饭是主粮,大白菜、白萝卜和冬瓜是一年到头的副食。主粮是从粮站买的,存放了多年,不好吃。蔬菜,有买的也有自己种的。连队一周一顿包子或饺子,当时可算是伙食改善吃大餐了。记得有的连队吃包子,有的战友把包子藏在袋子里带回去送给老乡吃,这在当年是正常事,连队干部知道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我们四连干部很会动脑筋,平时利用训练空余时间早晚开荒种菜,一年也节省了不少伙食费。1979年,连队有了钱,连干部特批北京战友孙凯丰探亲回北京,让他回家托人买彩电,这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后来听说,是凯丰战友通过家人托关系买了商场橱窗里的一台陈列彩电,算是交了差。记得当年这件事在全团很轰动,我们四连是全团连队中第一个有彩电看的连队。一到晚上放电视,我们四连院子里都挤满了人,当时叫“丰富连队文化生活”。

“苦难也是一所大学。”我们同行的南通战友中。除了君臣和佩山去过老山前线,荣立二等功外,其他战友没有经历过硝烟弥漫的战场,但和平年代同样付出了艰辛。如

今,当年军营里的一幕幕仍在眼前回放:我们四连烧窑、搞土建,五连打土砖坯,六连修路泡石灰,还有七连、八连砌营房干木工活。记得当年盖营房我当瓦工,一天要砌2000块墙砖,纱手套磨破手指露出,吃饭端碗手就痛。可苦生活也锻炼人。记得一天夜里,我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写了一篇散文《一块砖》。第二天投稿送到团广播室,没想到中午就播出,听到很兴奋。有了这次鼓励,没想到这一经历让我从此走“新闻职业路”。记得1983年,在全军开展读书活动中,我写的一篇演讲稿《我爱连队胜爱家》被军报刊登在二版头条上。

组织这次战友聚会,包头战友进行了精心策划,给我们留下感动和美好印象。负责接待的七连战友刘建国、张宽、连光振、王俭朴、耿国军、陈国强、王义成和八连袁子义尽心尽责。他们分工负责,包头四连战友罗刚、宋海林、金志强也主动加入,正在兰州出差的战友尚再达听说我要来包头,也改了行程,要赶回来与老战友见一面。活动三天,还取了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:战友“草原风情”聚会。

久别重逢。那晚,我们与几名战友交谈到深夜。

有人曾做过一项调查说,一个人一辈子能够记住对方名字的人数不会超过3000个。真假不清,但这传递了一个事实依据:今天,我还能记住战友,你的名字,那是天下了不起的事。能与战友生命同行,伟大!这情该有多深?

正直、时间观念强,这是军人的个性。虽然这次草原行没有特别要求,但是作为老兵没有忘记军营里的训导。我们南通一行七人提前一天到达,留足时间与包头的熟悉战友叙叙旧、聊聊家常。看到包头战友忙里忙外、昼夜分批来回去机场、车站接战友到宾馆很辛苦,我们真的很感动。

7月22日下午,从祖国四面八方赶来的近百名战友和家属个个容光焕发。在庄严、隆重的聚会开幕式上,河南驻马店的七连战友王玉成热情洋溢、充满激情的祝词,字字句句表达的都是老战友的心声和从军老兵的深情!

这次草原风情战友聚会选择在包头,想法有二,一是看望那里的老战友,其二是现在还能独自到内蒙高原旅游,看看草原风光,以后老了机会不多了。包头战友好像读懂了战友们的

心思,非常用心。他们提前策划、精心安排,还专门请来当地一家旅游公司全程配套服务,让三天的聚会活动、紧凑有序、丰富多彩还不累。

相逢一笑转眼间,再见又到离别时。7月25日,三天战友相聚结束时,我们没忘记晚宴上七连战友主持人的一番话:“这是最后一次组织战友聚会,今后不再组织了。”

一句直白,都是人老不方便的实情。话音刚落,鸦雀无声。是啊,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战友现在都老了,意味今后老战友见面很难,从此人各一方,只有在各自的家乡思念远方的战友了。想到此刻,战友沉默,有的泪目了。

也许是久别重逢的酒还没喝够,或许是心里的话还没说完。26日,早已安排好行程的战友告别返程,那依依不舍的分别场景,真是感动天地。我们决定回程改乘28日的动车,从北京转,早上从包头出发,中午到北京转车,晚上就可到达家乡南通了。

战友情,情最深,然而战友之间对情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。江西的七连战友陈国强为表达心意,专门给每个战友准备了一盒特产从老家托运到包头。

七连包头战友还给远方战友准备了一壶“闷倒驴”意为人醉心不醉。包头罗刚夫妇为了表达心意,特别给我们南通籍的战友每人准备了一大包草原特产小吃,而腰不好的金子强每天晚上拎着水果送到宾馆看望我们,看到他弯着腰走路不方便的模样,作为战友我们心疼,真的很感动!留下“几只甜瓜也是意,都是咱连战友情”的赞美!

战友之间无贵贱,只有深情留人间。送别的酒席上,包头战友海林送湖北的战友李显明时,一杯老酒过后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。这泪水,是战友不舍的深情,也是融入血管的人生记忆啊!

听到包头草原风情战友聚会即将结束的消息后,各级战友纷纷打来约请的电话。北京的战友孙凯丰和王继胜得知我们从北京转车回南通,邀请我们北京一聚,见见面。山东滨州的老领导刘瑞亭特别来电,让我们回通从滨州走,相聚一下。可惜出行时与家人有约定,这次不方便没能如愿,但我们心里暖暖的,因为远方战友邀请不是客套话,而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情呼唤!草原作证!

芬芳
一叶